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吳文正集卷二十九

御史_臣邱文愷覆勘

武英殿纂修編修臣吳廷選

欽定四庫全書

吳文正集卷十九

元 吳澄 撰

序

唐詩三體家法序

言詩本於唐非固於唐也自河梁之後詩之變至於唐而止也於一家之中則有詩法於一詩之中則有句法於一句之中則有字法謫仙號為雄拔而法度最為森

嚴況餘者乎立心不專用意不精而欲造其妙者未之有也元和蓋詩之極盛其體製自此始散僻事險韻以為富率意放辭以為通皆有其漸一變則成五代之陋矣異時厭弃纖碎力追古製然猶未免陰蹈元和之失大篇長什未暇深論而近體三詩法則先壞矣一鳩雙燕或者方且謙遜而落木長江得意之句自謂於唐人活計得之眩名失實是時昧者之過耳永嘉嘗有意於變體姚賈以上蓋未之思故今所編摭閱誦數百家擇

取三體之精者有詩法焉有句法焉有字法焉大抵皆
規矩準繩之要言其略而不及詳者欲夫人體驗自得
不以言而玩也

春秋類編傳集序

析輪輿蓋軫而求車然後有以識完車之體指棟梁楹
宗而求室然後有以識全室之功車室非有假於分而
求其所以為完車全室不若是其詳不可也予朱子曰
析之有以極其精而不亂然後合之有以盡其大而無

餘噫讀春秋者其亦可以是求之矣春秋化工也化工
隨物而賦形春秋山嶽也山嶽徒步而異狀持一槩之
說專一曲之見惡足與論聖人作經之旨哉進賢陳君
某示予所著春秋類編析經以主傳分傳以屬經創意
廣例論類粲然蓋有得於朱子之教者也春秋非有假分
合於人也如是而求之庶幾有以得其全耳夫屬辭比
事春秋教也屬辭所以合此事所以析不知此事是舍
輪輿蓋軫而言車離棟梁椽桷而求室也知此事而不

知屬辭則車與室其亡矧於化工山嶽乎何有陳君其
有以識是乎夫極其精所以盡其大也不盡其大無以
得全體陳君其必有以識是矣

元復初文集序

儒者以文章為小技然而豈易能哉能之不易而或視
以為易馬昌黎韓子之所不敢也且其為不易何耶未
可以一言盡也非學非識不足以厚其本也非才非氣
不足以利其用也四者有一之不備文其能以純備乎

或失則易或失則艱或失則淺或失則晦或失則狂或失則萎或失則俚或失則靡故曰不易能也學士清河元復初自少負才氣蓋其得於天者異於人而又浸淫乎羣經蒐獵乎百家以資益其學增廣其識類不與世人同既而仕於內外應天下之務接天下之人其所資益增廣者又豈但紙上之陳言而已故其文脫去時流畦徑而能追古作者之遺正矣而非易奇矣而非艱明而非淺深而非晦不狂亦不萎不俚亦不靡也登昌黎

韓子之堂者不於斯人而有望歟余與之交也久今由湖廣參政赴集賢學士之召與余遇於江州出示近葉三帙所得有加於前余非能文者喜談文者也於斯時也而有共談之人如之何而不喜也雖然無迷其途無絕其源願共服膺韓子之言以終其身

六經補注序

先聖王之教士也以詩書禮樂為四術易者占筮之繇辭春秋者侯國之史記自夫子贊易修春秋之後學者

始以易春秋合先王教士之四術而為六經經焚於秦而易獨存經出於漢而樂獨亡幸而未亡者若書若禮往徃殘缺惟詩與春秋稍完而已漢儒專門傳授守其師說不為無功於經而聖人之意則未大明於世也魏晉而唐注義漸廣至宋諸儒而經學之極盛矣程子之易立言幾與先聖並然自為一書則可非可以經注論若論經注則朱氏詩集傳之外俱不能無遺憾也後儒於其既精既當者或未能啐味其所可取則於其未精

未當者又豈人人而能推索其所未至哉予嘗於此重
有慨焉而可與者甚鮮也蜀儒黃澤楚望貧而力學往
年初識之於筠今年再遇之於江讀易讀書春秋及周
官禮記悉欲為之補注補注之書未成而各經先有辯
釋宏綱要義昭揭其大而不遺其小究竟謹審灼有真
見先儒舊說可從者拳拳尊信不敢輕肆臆說以相是
非用功深用意厚以予所見明經之士未有能及之者
也晚年見此寧不為之大快乎楚望不輕以示人而德

化縣令王君乃為餒梓以傳予歎美之不足因以諗於學者蓋於諸經沈潛反覆然後知其用功之不易用意之不苟云

事韻櫛英序

昔歐陽公蘇老泉王荆國諸人以黜然銷魂惟別而已八字分韻賦詩送裴吳江蘇得而字其詩云談詩究乎而荆國就席擬賦二篇一曰風作鱗之而一曰兩忘我與而滿座駭服宋以前和詩和意不和韻至荆國東坡

黃山谷始以用韻奇險為工蓋其胸中蟠萬卷書隨取
隨有愈出愈巧故得以相矜尚也倘記覽之博不及前
賢則不能不資於檢閱於是其有詩韻等書然其間往往
陳腐用之不足起人意江州路教授西蜀張壽翁所編
事韻擷英削去陳腐之字而皆奇險之韻荆國嘗謂晏
元獻公用事的切後見其類藁乃知其有自來纂輯之
書亦不為無功也壽翁此編可為賦詩用韻之助其功
不既多矣乎置一裘則人人皆用奇險之韻何異於王

蘇黃三鉅公也哉

活人書辨序

漢末張仲景著傷寒論予嘗歎東漢之文氣無復能如西都獨醫家此書淵奧典雅煥然三代之文心一怪之及觀仲景於序畀弱殊甚然後知序乃仲景所自作而傷寒診即古湯液論蓋上世遺書仲景特編纂云爾非其自誤之言也晉王叔和重加論次而傳錄者誤以叔和之語參錯其間莫之別白宋朱肱活人書括一本仲

景之論書成之初已有糾彈數十條者承用既久世醫
執為傷寒律令夫孰更議其非龍興路儒學教授戴啟
宗同父讀書餘暇兼訂醫書朱氏百問一一辯正凡恃
於傷寒論之旨者擿抉靡遺如法吏獄辭隻字必覈可
謂精也已然予竊有間焉謂以吾儒之事揆之由漢以
來大學中庸混於戴記孟子七篇儕於諸子河南程子
始提三書與論語並當時止有漢魏諸儒所注舛駁非
一而程子竟能上接斯道之統至章句集成或問諸書

出歷一再傳發揮演繹愈極詳密程學宜有嗣也而授受四書之家曾不異於記誦辭章之儒書彌明道彌晦何哉然則輪扁所以告桓公殆未可視為莊生之寓言而少之也今同父於傷寒之書有功大矣不知果能裨益世之醫人乎

脉訣刊誤集解序

醫流鮮讀王氏脉經而偏熟於脉訣脉訣盖庸下人所撰其疎繆也奚怪焉戴同父儒者也而究心於醫書刊

脉訣之誤又集古醫經及諸家說為之解予謂此兒童之謠俚俗之諺何足以辱通人點竄之筆況解書者為其高深玄奧也得不借易曉之辭以明難明之義也今歌訣淺近世人能知之而反援引高深玄奧者為證則是以前難明釋所易曉得無類於秦九韶三夏之音以聰折揚皇琴之耳乎同父曰此歌誠淺近然醫流僅知習此而已竊恐因其書之誤遂以誤人也行而見迷途之人其能已於一呼哉予察同父之言蓋仁人用心如

是而著書其可也

蕭養蒙詩序

性發乎情則言言出乎天真情止乎禮義則事事有關於世教古之為詩者如是後之能詩者亦或能然豈徒求其聲音采色之似而已哉蕭養蒙年少才老詩清而後知其可以語上矣故以上上語語焉

省心詮要序

道家者流任永全携書一編至曰省心詮要予觀之可

以警悟人心可以扶樹世教藹然君子之言也書無作
者姓名邈其所自謂和靖處士林浦君復之書也處士
當宋盛且皎然肥遁祿利不怵於中其在逸民卓行之
科乎令人不過誦其詩語之清而已昔范文正公造廬
而贈以詩有風俗因君厚之句及其終也猶以遺藁無
封禪書自喜夫異時身聞東封之事天書矯誣雖堂堂
名儒不免阿徇蓋弗之取而難於言微寓其意於臨絕
之音奚但以司馬長卿為恥哉行如此識如此言之可

傳也固宜然予未能必其果出於林也以其書之有益而能尊之信之以垂世淑人者誠可尚乃為識其篇端永全昇人也字玄靜少學於儒是以能然

清江黃母慶壽詩卷序

清江鎮黃伯原母年七十八舉觴壽其親遠近見聞其事者咸作詩以頌夫人予孰不喜其親之壽然七十之年世所常有年高而多男男多而又賢世所難得也魯論述周有八士說者以為記善人之多夫才子八人在

昔有八凱矣有八元矣記者獨注意於八士何哉蓋八
凱同出高陽氏八元同出高辛氏而各有父母非一人
所生也八士則一母而八子是為可貴耳舊友蔡仁傑
示予黃母慶壽詩卷予固喜其多年壽而尤喜其多賢
子遂為題其卷端亦魯論記八士之意云雖然七十而
八十八十而九十九十而期頤母之壽益高子之賢益
進乃可謂之無忝所生

書傳輯錄纂注後序

自樂經亡而經之行於世者惟五詩禮易春秋雖不無闕誤而不若書經之甚也朱子嘗欲作書說弗果門人嘗請斷書句亦弗果得非讀之有所疑而為之不敢易邪訂定蔡氏書傳僅至百官若帝之初而止它篇文義雖承師授而周書洪範以後浸覺踈脫師說甚明而不用者有焉豈著述未竟而人為增補與抑草藁粗成而未及修改與金滕弗辟鄭非孔是昭昭也既迷於自擇而與朱子詩傳文集不相同然謂鷓鴣取卵破巢比武

庚之敗管蔡及王室則又同於詩傳而與上文避居東
都之說自相反一簡之內而前後泯悟如此何哉召洛
二誥朱子之說具在而傳不祖襲之故切疑洪範以後
始非蔡氏之手筆也番陽董鼎季亨父治聖人之經學
朱子之學詳稽遺語旁采諸家附於蔡氏各條之左名
曰輯錄纂注有同有異俱有所裨西伯戡黎其國蓋在
黎陽之地而非上黨壺關之黎武王伐商兵渡孟津道
過黎陽先戡黎而後至紂都如齊桓伐楚先潰蔡而遂

入楚境也輯錄引董銖叔重之問謂吳才老以戡黎為
伐紂時事召誥三月甲子周公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
伯多士篇即其命庶殷之書也而舊注云多士作於祀
洛次年之三月纂注引陳櫟壽翁之說以此三月誥商
士為周公至洛之年周公居東二說兼存不以蔡之從
鄭為然也略舉一二端則季亨父之有功書經多矣澄
於此經亦嘗因先儒所疑而推究其所可知徃徃不能
悉與舊說合觀所輯纂其間乃有與予不異者季亨父

篤行信於鄉里年六十八而終于真鄉來遊京師出父
書以示嘉其窮經有特見而無黨同護闕之蔽於是為
識其卷末

大元道制條例綱目後序

孟子曰徒善不足以為政言治天下不可以無法也法
者政之在方策傳之於後世為成憲為舊章者也古聖
人治天下之法商以前弗可考已經制大備於周而雅
周官六典猶可見六者又亡其一五者雖存特其大綱

耳當時必別有細目而不傳於今也姑以春官秋官言之禮典必有三百之經刑典自有三千之屬況典禮威儀纖悉乎三百經之外上下比罪貫穿乎三千屬之中其浩博為何如哉禮經三百僅有儀禮十七篇內之十四禮刑屬三千已無其書律十二篇蓋其遺法自秦以來官府之所遵守吏師之所授受而各代頗有釐革者也李唐增修視前加密柴周續纂比舊尤精所因據古律正文所損所益或附勅令格式勅者時君之所裁處

令者官府之所流布格式者各代之所造設也與律相
參歸於允當宋建隆間命官重校號稱詳定刑統而云
周顯德律令後不行夫不行者謂不行於周顯德所纂
之本非謂不行歷代相承古律之文也皇元世祖皇帝
既一天下亦如宋初之不行周律有旨金太和律休用
然因此遂并古律俱廢中朝大官懇懇開陳而未足以
回天聽聖意蓋欲因時制宜自我作古也仁宗皇帝克
繩祖武爰命廷臣類集累朝條畫體例為一書其綱有

三一制詔二條格三斷例延祐三年夏書成英宗皇帝
善繼善述申命兵府憲臺暨文臣一同審訂名其書為
大元通制頒降於天下古律雖廢不用而此書為皇元
一代之新律矣以古律合新書文辭各異意義多同其
於古律暗用而明不用名廢而實不廢何也制詔條格
猶昔之勅令格式也斷例之目曰衛禁曰職制曰戶婚
曰廐庫曰擅興曰賊盜曰鬪訟曰詐偽曰雜律曰捕亡
曰斷獄一循古律篇題之次第而類輯古律之必當從

雖欲違之而莫能違也豈非暗用而明不用名廢而實
不廢乎宋儒謂律是八分書而士之讀律者亦鮮吾郡
張紹漸漬儒術練習法律為律吏師通制未成書之時
編錄詔條及省部議擬通行之例隨所掌分隸六部題
曰大元條例綱目枚莖朗例采拾該徧由初逮今垂四
十載功力勤甚紹已自敘于前而予嘉其可以輔通制
之書故又為之後敘予以推尊而符古律志於究律學
者其尚慨想於斯焉

何養晦詩序

何養晦儒家子清介朴愿無世俗不正之好可與遊乎方之內其詩亦潔淡明整非謾作者噫未易多得也然少孤且貧寄跡老子法中不肯如其同類之混混於垢穢志在遊乎方外故以天遊名其詩可尚矣哉噫未易淺期也遊有三有蘇相國之遊有司馬太史之遊有南華真人三閭大夫之遊相國之遊欲界之遊也太史之遊色界之遊也超乎無色界者其惟南華真人乎南華之遊真遊

也三問知之言之而已請問所安

顏子序

考漢藝文志孔門諸弟子惟曾子有書其十篇今見大戴禮記而小戴禮記曾子問檀弓祭義等篇亦述曾子之言宋儒脩論語諸書所載合大戴記內十篇為曾子書又粹子思所言為子思子書於是有曾子有子思子而顏子無書也蓋顏子雖孔門第一人然既不得年又不授徒故其言無所紀錄夫子嘗謂吾與回言終日不

違又謂於吾言無所不悅又謂語之而不惰由是觀之
夫子平日與顏子言者多矣而泯泯無傳惜哉論語中
顏子之自言者僅一章夫子之與言者亦僅一章夫子
言而顏子答者二顏子問而夫子答者二其餘則皆稱
美追憶之辭耳河北文安李龍江南高安李純仁各倣
曾子子思二書例而為顏子書先之以論語中庸大傳
附之以諸子傳記雜語二人編纂小有不同其用意則
一也純仁廣覽博聞而樸厚端謹固具可至顏子之資

因書之言學願之學必也於所知之理無所不知於所
為之事有所不為勉勉循循有進無退則不遷怒不貳
過三月不違仁自可馴致而得其所樂殆有難以語人
者夫如是其於顏子也直可晞其人非但輯其書而已
予將有俟焉

周聖任詩序

豐城周聖任客於皮南雄之門其議論精悍其辭章俊
拔予數與語而嘉其能令其子粹其父之文為一帙而

南雄之子平江判官潛持以示予予讀其文如見其人而嘆聖任之不可復作也書此而還其藁

蕭獨清詩序

詩也者乾坤清氣所成也屈子離騷九歌九章遠遊等作可追十五國風何哉蓋其蟬蛻污濁之中浮游塵埃之外儼然不滓於楚俗為獨清故也陳拾遺感寓三十八如丹砂空青金膏水碧超然為唐詩人第一李翰林仙風道骨神遊八極其詩清新俊逸繼拾遺而勃興未

能或之先者非以其清故朱子論作詩亦欲淨洗腸胃
間葷血腥羶而漱芳潤故曰詩也者乾坤清氣所成也
道家者流物外之翛然獨清者也今世道流其濁穢乃
或甚於凡庶而萬安道士蕭獨清不然觀其詩瑩瑩如
冬水瀼瀼如秋露湛湛如石井之泉泠泠如松林之風
豈意道流中之有是詩也又豈意道流中之有是人也
噫不有是人何以有是詩哉故曰詩也者乾坤清氣所
成也雖然獨清將為詩人乎抑為道士乎因詩悟道因

道成詩階有名之清躋無為之清至是則詩其天矣乎
若今之詩清則清矣而猶未離乎人也獨清名復清云

州縣提綱序

天子者天下之人牧治之不能編也於是命州縣之官
分土而治其民其責任不亦重乎而近年多不擇人或
貪黷或殘酷或愚暗或庸懦徃徃惟利己是圖豈有一
毫利民之心哉嗚呼何辜斯民而使此輩魚肉之也吾
鄉姜曼卿錄事任於閩忍貧自潔遇事必究底蘊惻然

惟恐傷於民前脩所編州縣提綱一書手之不置蓋與
其意無一不合故也章貢黎志遠復為鋟木以廣其傳
嗚呼州縣親民之官人人能遵是書而行之民其庶幾
乎曼卿之持身固謹而志遠之用心亦仁矣安得如此
持身如此用心者布滿天下州縣哉

黃定子易說序

易之道廣大悉備學者各以其所見為說然亦各有義
焉蓋易之道無所不包故也以理言易者王輔嗣胡翼

之王介甫至程子而極以象言易者虞仲翔朱子發近世有丁有范博極諸家兼總衆說搜括無遺矣然或失之鑿或失之泛俱未得為至當也夫易之取象或以三畫正體或以三畫互體或四畫為一體或五畫為一體或以六畫全體或以六畫複體卦變則剛柔相易一往一來者也爻變則一畫變與五畫變而一畫不變者也惟旁通飛伏之說不可取爾友人黃定子委安之用功於易也有年專以一畫變一畫不變者起義蓋與春秋

左氏傳沙隨程氏說及朱子啟蒙三十二圖皆有合也而淺識或莫曉其所以然予嘉其用意之勤取義之密故書篇首以曉觀者俾知其說之未可輕視也非特喜其同已而已

陸宣公奏議增註序

三代以後人臣論事未有能如陸宣公者蓋其學正其識精其氣和其辭達故其所論深切著明如此雖以德宗之彊愎自任猜忌多疑然覽所奏未嘗不心服也夫

以眉山蘇氏文章之敏妙新安朱氏義理之精微至於
奏篇必效其體豈非百世人臣告君之楷式乎廬陵鍾
士益博綜羣書喜讀奏議各疏事迹始末於每篇之下
其所援據亦皆附載繼之以諸儒之評廣之以一己之
說因郎氏舊註而加詳焉凡公之言或用於當時或驗
於他日莫不了然易見其可謂有功於前訓有補於後
賢者矣

吳文正集卷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吳文正集卷二十

元 吳澄 撰

序

周易本說序

易者天地鬼神之奧而五經之原也夫豈易究哉古魏齊履謙伯恒父篤學窮經其志苦其思深其於易也悉去諸儒支蔓之說而存其本著本說四卷其辭簡其法

嚴能以一字一句該卦爻之義余讀之而有取焉於乾之乾而曰上乾名下卦名於坤之黃裳而曰不外事無上侵於蹇之來反來連而曰反二連三於解之負且乘而曰負四乘二以悔亡為功能掩過以無悔為功過俱亡此其訓釋之善者也於屯之二曰辭之遜所以見覆之危期之遠於以明守之堅於訟之三曰食舊德則人莫與爭能從王事無成則人莫與爭功於遯之三與上曰係者情牽於私而功業非所勉肥者宏博自大而職

事非所屑此其文義之暢者也無妄之妄謂史記作望
意尤明白則同乎先儒而擇之精坎三來之謂之為語
辭而不訓往復彖來復謂一陽始生於冬至之後而謂
十月微陽已生者不然則異乎先儒而語之當姑舉其
槩如此他未暇徧舉嗚呼伯恒其知易教之以潔靜精
微為貴與然其簡嚴太甚也觀者鮮或細玩而詳窺茲
蓋未易與寡見設聞議也或曰齊氏之說與子之說易
不盡同也予曰然彼之與予同者予固服其簡且嚴矣

其不與予同者予敢是已之是而必人之同乎已哉亦將因其不同而致思焉則其同也其不同也皆我師也伯恒學孤特行清介所守確乎不移予嘗與為寮友君子人也非止經師而已

春秋諸國統紀序

讀三百五篇之詩曰有美有刺也讀二百四十二年之春秋曰有褒有貶也蓋夫子既没而序詩傳春秋者固已云然則非秦漢以後之儒創為是說也說經而迷於

是也千年矣逮自朱子詩傳出人始知詩之不為美刺
作若春秋之不為褒貶作則朱子無論著夫孰從而正
之有感有不感者相半也邵子曰聖人之經渾然無跡
如天道焉春秋書實事而善惡形於其中矣至哉言乎
朱子謂據事直書而善惡自見其旨一也唐啖趙宋孫
劉而下不泥於傳有功於經者奚啻數十家然褒貶之
蔽猶未悉除必待宋末李呂而後不大惑夫其所謂褒
貶者以書時書月書日為詳畧其事以書爵書人書國

為榮辱其君以書字書氏書名書人為輕重其臣而已
噫事之或時或月或日也君之或爵或人或國也臣之
或字或氏或名或人也法一定而不易豈聖人有意於
軒輊予奪之哉魏邑齊履謙伯恒父之說春秋則異是
不承陋襲故皆苦思深究而自得內魯尊周之外經書
其君之卒者十八國乃分彙諸國之統紀凡二十已所
特見各傳于經縷數旁道務合書法餘事闕而不錄其
義視李則明決多其辭視呂則簡淨勝予之所可靡或

不同間有不同亦其求之太過爾而非苟為言也不具
九方臯相馬之眼者又烏能識之伯恒父之篤志經學
知之雖久晚年獲觀其二書之成寧不快於心歟二書
謂何易春秋也

周易輯說序

易之道其大如天其廣如地其悉備也如天地間之萬
物靡所不有世之說易者各隨所見苟不悖於理其為
言也必有可觀無他易廣大悉備無不包羅無不該徧

故也金谿曾先生諱子良在宋兩貢于鄉擢進士科仕
至縣令晚節隱居講授以通經學古能詩能文為後進
師臨川饒宗魯遊其門每日授易所聞皆能記憶師既
卒乃祖述其意撰著新辭文口談之質俚如傳註之純
雅名曰周易輯說意或未安不敢輒改蓋有漢儒治經
守家法之遺意焉先生之年吾父黨也素所敬慕者今
因所輯得窺前輩之所學又嘉宗魯之能守其師說也
是以為之序云

中庸簡明傳序

中庸傳道之書也漢儒雜之於記禮之篇得存於今者幸爾程子表章其書以與論語孟子並然蘊奧難見讀者其可易觀哉程子數數為學者言所言微妙深切蓋真得其傳於千載之下者非推尋測度於文字間也至其門人呂游揚侯始各有註朱子因之著章句或問擇之精語之詳矣唯精也精之又精鄰於巧唯詳也詳之又詳流於多其渾然者巧則裂其粲然者多則惑雖然

此其疵之小也不害其為大醇廬陵劉君惟思良貴甫以朱子章句講授攷索玩繹五六十年年八十乃纂其平日教人者筆之於紙辭簡義明倣夫子說蒸民詩之法始學最易於通習惠不淺也夫漢儒說稽古累數萬言而鄭康成於中庸二十九字止以十二字註之朱子深有取焉然則良貴父之簡明是亦朱子意也而見之不同者不曲徇澄少讀中庸不無一二與朱子異後觀饒氏伯輿父所見亦然恨生晚不獲就質正今良貴父

吾父行也皇慶元年夏其子秘書監典簿復初官滿南
歸相遇於東淮出其父書以示澄讀之竟既知先輩用
功之不苟而良貴父亦已下世疇昔所願質正於伯與
父者今又不獲從良貴父而訂定三人之不同各有不
同三卒未能以合於一也則又烏乎不悵焉以悲故為
識其左而還其書於典簿氏

春秋集傳釋義序

古之學者醇厚篤實不肯背其師說予觀公羊氏穀梁

氏之徒既傳其師之說以為傳而其間有特稱子公羊
子子穀梁子者又以著其師之所自言也嗚呼此其所
以為三代以上之人與漢儒治經亦謹家法不以毫髮
臆見亂其所聞唐之陸淳初師啖氏啖卒而師啖之友
趙氏遂合二師之說為纂例為辨疑等書至今啖趙之
學得以存於世者陸氏之功也新安俞臯其學博其才
優其質美從其鄉之經師趙君學春秋恪守所傳通之
於諸家述集傳釋義經文之下融會衆說擇之精語之

審粹然無疵經後脩載三傳胡氏傳以今日所尚也玩
經下所釋則四傳之是非不待辨而自明可謂專門而
通者矣予喜其有醇厚篤實之風乃為序其卷首趙君
名良鈞宋末進士及第授脩職郎廣德軍教授宋亡不
復仕皐字心遠居朱子之鄉與人論經一則曰趙先生
云二則曰趙先生云學而能若是者鮮哉予是以喜之
之深也

字體正訛序

自隸興於秦而篆廢於漢其初不過圖簡便以適己而已漢隸之流為晉隸則又專務姿媚以悅人妍巧干狀見者無不愛學者竭其精力以模擬之而患不似也夫字者所以傳經載道述史記事治百官察萬民貫通三才其為用大矣縮之以簡便華之以姿媚偏旁點畫浸浸失真弗省弗顧惟欲以悅目為姝何其小用之哉漢晉而後若唐若宋聲明文物之盛各三百年頗有肯尋斯籀之緒上追科斗鳥跡之遺者視漢晉為優然亦間

見爾不易得也就二代而論唐之能者超於宋宋之能者多於唐餘風猶未泯番易吳正道承家世文獻工篆書不惟筆法之工并究字體之原以所訂偏旁一帙示予予每慨古藝之不絕如綫而忽值斯人馬如之何而不喜之之深耶

貞觀政要集論序

夏有天下四百五十餘年商有天下六百三十餘年周有天下八百六十餘年三代以後享國之久唯漢與唐

唐之可稱者三君而已太宗文皇帝身兼創業守成之事納諫求治勵精不倦其效至於米斛三錢外戶不閉故貞觀之盛有非開元元和之所可及而太宗卓然為唐三宗之冠史臣吳兢類輯朝廷之設施君臣之問對忠賢之諍議萃成十卷曰貞觀政要事覈辭實讀者易曉唐之子孫奉為祖訓聖世亦重其書澄脩位經筵時嘗以是進講焉夫過唐者漢孝文之恭儉愛民可鏡也超漢者夏大禹之好善言惡旨酒可規也繼夏者商成

湯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可師法也周監二代郁郁乎
文文武之德旦奭之猷具載二南二雅周頌之詩名誥
立政無逸之書義理昭融教戒深切率而由之其不上
躋泰和景運之隆乎然譬之行遠必自邇譬之登高必
自卑則貞觀改要之書何可無也撫士戈直考訂音釋
附以諸儒論說又足開廣將來進講此書者之視聽其
所裨益豈少哉

甲子年表圖序

宋司馬文正公作資治通鑑倣春秋左氏傳編年法而不書甲子天下不一統之時不備各國之年故又節約正書撰目錄三十卷用史記十二諸侯年表之例標歲陽歲陰之號於上載諸僭偽國之年於下徽國文公朱先生因之而脩綱目直書甲子幹支大書卜習以別國統離合明如日星矣然卷帙浩繁披閱匪易或有以紀年甲子列為圖者極便覽觀而不無缺畧也樂安陳景德皓首劬書博考歷代諸國紀年起上古以逮於今萃

成一編名甲子年表之圖間附事跡一二筆削俱有意
義遠者傳疑近者傳信悉無所苟李泰同邑士也喜其
書偕友王開抄寫點校將鋟木以廣其傳用心之公可
尚已予是以題其卷端云

太玄準易圖序

夫玄之於易猶地之於天也天主太極而總元氣元氣
轉而為三統在玄則謂之三元三元轉而為九州九州
轉而為二十七部二十七部轉而為八十一首首有九

贊贊分晝夜而剛柔之用見矣故元之贊七百二十九而有奇以應三百六旬有六日之度蓋本出乎元氣而作者也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因而重之為六十四故易有乾坎艮震巽離坤兌八卦以司八節又以坎離震兌四正之卦二十四爻以司二十四氣以復臨泰大壯夬乾過遯否觀剝坤十有二卦以司七十二候節也氣也候也既各有統矣然周天之度未見其所司也於是又去四正之卦分取六十卦衍而

伸之為三百六十爻各司其日則周天三百六十度而
寒暑進退之道陰陽之運備矣蓋本乎太極而作者也
由是觀之則天地各有生成之數而相為表裏之用故
天數西行上承而左轉者在地之元氣也地數東行下
順而右運者在天之太極也太極運三辰五星於上元
氣轉三統五行於下此所謂成變化而行鬼神者也所
謂玄之於易猶地之於天者如斯而已準而作之不亦
宜乎若夫分天度列次舍序氣候明卦爻冠首贊位列

八重先以夜贊布諸外然後晝贊首位爻象候卦氣宮
分度數次諸內復會於辰極而玄易顯仁藏用之道循
乎數者可見矣是故始於上元甲子天正朔旦日躔牛
宿之初後四千六百一十七年復會於太初之上元者
元之贊也自上元甲寅青龍之首氣起未濟之九四後
三萬一千九百二十年復會於太極之上元者易之爻
也原始要終究其所窮則體用雖殊其歸一而已矣

春秋綱常序

春秋以道名分此言雖出莊氏而先儒有取焉以其二字足以該一經之義也古今春秋傳註家奚翅百數或間得其義而能悉該其義者蓋未之見淮西張鑑所述春秋綱常不自措一辭但於每行書字有高低而已觀其叙例大義炳然正名定分無以踰此簡而嚴嚴而簡真可羽翼聖經以垂訓戒于千萬世旨哉書乎予故識其篇端

古今通紀序

易敘伏羲神農黃帝氏書起堯舜及夏商周此帝王傳
系之見於經者秦而下有史可稽伏羲以前異書所載
則荒誕不足徵已舊日紀歷代傳系之書皆始伏羲而
訖宋今清江何君增益其舊纂記靡遺逮至國朝一統
之盛美哉書乎雖未嘗讀史亦一覽而知古今之大槩
其子璋孫以刻本示予予甚珍之乃為題其卷首中間
亂臣賊子背叛篡弒竊大位改年號或不數年或不踰
年或不數月或不踰月而誅夷殄絕者當別作一條表

其大逆不可與乘時割據之國同稱僭偽何君名岳生在宋受父澤蔭將仕郎紹定壬辰進士隆興通守嵩之子也晚歲窮居講授不求聞達其文昭晰從順宜於程試堪為今日進士之師云

四書名考序

朱子之釋四書義理精矣然所引用人名及其事實初學或有所未詳清江周良佐博攷備述俾人名事實坦然明白間又發揮其辭語通暢其旨趣於讀者誠有資

予雖老亦願得此編常寘書案間豈特可為初學之益而已哉

易說綱要序

清江楊明夫與予同歲生自少工進士業國朝既復貢舉時年六十餘矣欣然就舉至八十猶未已其篤好蓋如是觀所編易說綱要程朱為之本而他諸說附焉將以淑其子孫年老而志不衰可尚也夫有能因其所說擇其相近者玩繹而踐行之則可以立身可以應世

及其久也得易之用而深於易雖希於聖不難也然則是編也豈特為楊氏子孫所習而已哉明夫名士龍今年七十九視強壯無以異

臨川王文公集序

唐之文能變八代之弊追先漢之蹤者昌黎韓氏而已河東柳氏亞之宋文人視唐為盛唯廬陵歐陽氏眉山二蘇氏南豐曾氏臨川王氏五家與唐二子相伯仲夫自漢東都以逮於今駸駸八百餘年而合唐宋之文可

稱者僅七人焉則文之一事誠難矣哉判國文公才優
學博而識高其為文也度越輩流其行卓其志堅超
富貴之外無一毫利欲之汨少壯至老死如一其為人
如此其文之不易及也固宜宋政和間官局編書諸臣
之文獨臨川集得預其列靖康之禍官書散失私集竟
無完善之本弗如歐集曾集老蘇大蘇集之盛行於時
也公絕類之英間氣所生同時文人雖或意見素異尚
且推尊公文口許心服每極其至而後來卑陋之士不

滿其相業因并廢其文此公生平所謂流俗胡於公之
死後而猶然也金谿危素好古文慨公集之零落搜索
諸本增補校訂總之凡若干卷比臨川金陵麻沙浙西
數處舊本頗為備悉請予序其成噫公之文如天之日
星地之海嶽奚資於序而公相業所或不滿者亦鮮究
其底裏何也公負蓋世之名遇命世之主君臣密契殆
若管葛主以至公至正之心欲堯舜其民臣以至公至
正之心欲堯舜其君然而公之學雖博所未明者孔孟

之學也公之才雖優所未能者伊周之才也不以其所未明未能自少徒以其所已明已能自多毅然自任而不回此其蔽也一時之議公者非偏則私不惟無以開其蔽而亦何能有以愜公論哉論之平而當足以定千載是非之真者其唯二程朱陸四子之言乎

通典序

古先聖人竭心思以治其天下必立法度以繼其心思而貽永久紀載尚存者書有禹貢禮有周官是已司馬

遷之八書班固之十志倣效禹貢周官者也以後諸史之所紀載大率皆祖遷固然各代不相聯絡國異家殊渙無統屬至唐杜佑乃合周秦以來之法度萃為一書分食貨選舉職官禮樂兵刑州郡邊防九類凡二百卷名曰通典使求治之主佐治之臣志在興禮樂修政刑者考證於此而損益之所因所草近如指掌故先哲鉅儒亦有取焉不以其為記纂之書而少之也況今以時務策試進士酌古準今尤不可以無所考證則此書寧

不為有實用乎惜無善本吁守谷侯治郡之暇將崇文
物精擇詳校鋟板郡庠命直學吳溥來索序引其措意
遠矣此書既成侯及一郡之士無不明習法度它日進
當要路儻時有初建而身與其間必能光輔聖君賢相
制作之盛事則此書之功其有補於國家豈小哉侯名
嵩輔河南人

綱常明鑑序

三綱二紀人之大倫也五常之道也君為臣之綱其有

分者義也父為子之綱其有親者仁也夫為妻之綱其有別者智也長幼之紀其序為禮朋友之紀其任為信之二紀者亦不出乎三綱之外何也因有父子也而有兄弟以至於宗族其先後以齒者一家之長幼也因有君臣也而有上下以至於儔侶其尊卑以等者一國之長幼也因有兄弟也而自同室以至於宗族其互相助益者同姓之朋友也因有上下也而自同僚以至於儔侶其互相規正者異姓之朋友也舉三綱而二紀在其

中故總謂之綱常人之所以為人而異於物者以其有此綱常之道也盱江吳琢纂輯經史傳記所載嘉言善行凡有繫於五倫者聚為一書名曰綱常明鑑人能以此為鑑可以為人矣予喜其書之有裨於世教也於是為之題其端云

曾子音訓序

夫子既沒傳其道者曾子子思孟子也漢書藝文志有曾子十八篇子思二十三篇孟子十一篇孟子書即今

孟子七篇及趙岐所點外書四篇是也子思子書無傳
馬史記孔子世家謂子思作中庸中庸果在二十三篇
之內乎曾子書存者十篇而已漢戴德取之入大戴禮
記戴聖又采十篇之一入小戴禮記祭義篇中宋清江
劉清之病曾子之粹言有非十篇所該別輯新曾子七
篇篇分內外雜朱子識其卷首予竊玩繹惜其釐析之
猶未精也意欲以論語大學孟子所有為內篇而小戴
記所采大孝一篇則附於內以小戴記曾子問與內則

諸篇所載為外篇而大戴記所存立事等九篇則附於外就中擇其言之粗者并諸家羣書之言共為雜篇然又思之若論語若大學若孟子若小戴記人所常讀曾子遺言未嘗不接乎耳目是書雖不輯庸何傷惟古曾子十篇文字多缺誤不可不考正豫章周過參合諸本訂其同異明其音訓用志不苟可謂篤好曾氏之書者矣過字立中醇厚愿樸少有餘力工於詩今又歛工詩之華敷助書之實其益詎可涯也哉

又...
...
...

吳文正集

十九

吳文正集卷二十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吳文正集卷二十一

御史^臣邱文愷覆勘

武英殿纂修編修臣吳廷選

欽定四庫全書

吳文正集卷二十一

元 吳澄 撰

序

存古正字序

正書之變二俗書之變二正書者何黃帝時倉頡所造也後世謂之古文別出者謂之古文奇字歷數千年而周宣王之時變為大篆又數百年而秦始皇之時變為

小篆古文大小篆三體略有改更實不相遠也故於六書之義無差殊俗書者何秦時所作隸書也當時取便官府吏文而已人之情喜簡捷而厭繁難自此以後公私通行悉用隸書而古初造字之義浸泯後漢許氏叔重為之慨况距今又千載乎隸變而楷則惟姿媚悅目是尚豈復知有六書之義哉六書之義不明則五經之文亦晦何也五經之文古人之言也古人之言而書以後世之字字既非古則其訓詁名義何從而通苟欲率

天下之人而廢俗書復古篆勢固有所不可惟於世俗
通行之字正其點畫之謬訛偏旁之淆亂則雖今字而
不失古義昔臨邛魏公華父蓋嘗有意乎此而於字未
能悉正也至元之季於金陵識先達李君仲和父精究
字學所輯稽古韻深契予心後三十年其孫桓示存古
正字一編又因稽古韻而約之者也凡華父所未及正
者仲和父悉正之其有功於字學大矣而予之尊其書
也非特以其與己同好也仲和諱旬金宋淳祐庚戌進

士出身官至承直郎淮西節制司屬官

篆書序

秦隸興而篆書廢漢四百年莫有能者觀於漢代碑刻可見矣三國六朝間亦無聞焉唐三百年李當塗一人而已自秦丞相逮於宋初蓋千年而僅有徐騎省以能繼當塗自許何斯學之寥寥也宋人能篆書者頗多於唐蜀魏文靖公至今為人所稱陳伯英魏公鄉人也游藝之暇及此所書千文字體整潔其可上晞文靖者夫

陳之先世少師公於蘇文忠公如大父行參政公當宋南渡之際以詩名家咸淳季年別院省試春秋第一人伯英季父也一家文學之傳不絕伯英名瑛受朝命為郡教授

隸書存古辨誤韻譜題辭

自三倉之篇既亡僅有許氏說文解字為文字一家之宗而其義不盡得夾深鄭氏畧正一二未悉正也近時永嘉戴氏之書出六書之學始大備然俗書行世雖為

士者鮮究文字之本原况非士者乎夫古之聖人作書
契以代結繩所關係豈小哉秦人苟簡之政取官府之
便易而有隸隸也者隸輩所書爾未嘗以此律士甘於
降為隸而從其書士之不尚志也由漢逮今循襲已久
隸不容廢而偏旁之訛謬當正就隸之中稍草訛謬而
不全失韻籀斯之意其可也番易吳正道儒官名家志
在正俗書之非常輯傍旁訛誤予固嘉之今又增廣其
書為辨誤韻譜此書倘行庶幾無不識字之士矣予自

少有志於斯然術業非專攻心力有不暇見有人能為
予所欲為而不及為者是以喜之極而為之題辭焉

經傳考異序

金谿余國輔輯經傳考異以予之亦嘗用力於斯也俾
序其首予少時讀經書疑其有誤字錯簡處必博考詳
訂而是正之一日有先生長者見其一二叱責曰聖經
如在天之日月千古不易何可改耶汝何物小子而僭
妄如此予鞠躬謝過曰父師之教敢不承乎第古書自

秦火之餘炎漢之初率是口授五代以前率是筆錄口授者寧無語音之訛筆錄者寧無字畫之舛語訛字舛為經之害大矣不訂正而循襲其訛舛強解鑿說不幾於侮聖言與予之訂正也豈得已而不已者哉況一一皆有接據曰某本作某字或先儒曾有論議曰某字當作某字未嘗敢自用已意點竄也先生長者不領予說予亦不能從其言而遂止然於此每兢惕謹審而不敢苟國輔老成之儒顧亦同予少時之癖而所去取不悉

與同何當聚談細細商略以歸於至當之一

陶詩註序

楚三閭大夫竭其忠志欲強宗國懷王信讒疎之國事
日非竟客死於秦襄王又信讒放之江南原不忍見宗
國駸駸趨於亡遂沈江而死韓為秦所滅韓臣之子子
房自以五世相韓散財結客為韓報讐博浪之椎不中
則匿身下邳以俟時山東兵起從沛公入關立韓公子
成績韓後秦亡而楚霸王沛公於漢又殺韓成良乃輔

漢滅楚而後隱去諸葛孔明初見昭烈已知賊之必亡
漢而勸昭烈跨有荆益圖霸業復帝室後卒償其所言
晉陶淵明自其高祖長沙桓公為晉忠臣及桓玄篡逆
劉豫起自布衣誅勦又滅秦滅燕挾鎮主之威晉祚將
易既無昭烈可輔以興復又無高皇可倚以報復志願
莫伸其憤悶之情往往發見於詩蓋四賢者其遇時不
同其為人不同而君臣之義重則其心一也子房孔明
得伸其志願者屈陶二子抑鬱無聊因其情每託之空

言然楚騷二十五篇解者莫能名其心自朱子作集註而原之心始得白於千載之下陶之詩人亦莫能名其心惟近世東澗湯氏略發明一二不能悉解也吾里詹天麟徧歷廬阜之東西南北則即柴桑故居訪淵明遺跡考其歲月本其事跡以註釋其詩使陶公之心亦燦然明著於千載之下蓋其功與朱子之註楚辭等子既悲陶公之志而嘉天麟之能發其隱秘也故為序其卷端嗚呼後世有厚於君臣之義者必有適讀是詩而流

涕者焉

陶淵明集補註序

予嘗謂楚之屈大夫韓之張司徒漢之諸葛丞相晉之陶徵士是四君子也其制行也不同意其遭時也不同意其心一也一者何明君臣之義而已欲為韓而斃呂珍秦者子房也欲為漢而誅曹殄魏者孔明也雖未能盡如其心然亦略得伸其志願矣靈均逆覩讒臣之喪國淵明坐視強臣之移國而俱未如之何也略伸志願者

其事業見於世末如之何者將沒世而莫之知則不得不託之空言以泄忠憤此予所以每讀屈辭陶詩而為之流涕太息也屈子之辭非藉朱子之註人亦未能洞識其心陶子之詩悟者尤鮮其泊然冲澹而甘無為者安命分也其慨然感發而欲有為者表志願也近世惟東澗湯氏稍稍窺探其一二吾鄉詹麟若麒因湯氏所注而廣之考其時考其地原其序以推其意於是屈陶二子之心粲然暴白於千載之下若麟之功益不減朱

子也嗚呼陶子無昭烈之可輔以圖存無高皇之可倚以復讐無可以伸其志願而寓於詩倘使後之觀之者又昧昧焉豈不重可悲也哉屈子不忍見楚之亡而先死陶子不幸見晉之亡而後死死之先後異爾易地則皆然其亦重可哀已夫晉興寧乙丑歲淵明生越六十有三年而卒自昔丁卯至今丙寅九百年

古學權輿序

曲禮三千今不可得而見矣小戴記首篇之首所引四

言先儒以為古經之遺也句止三字意欲童幼之便於口誦也歟然禮篇中亦猶有三字為句者廬陵士劉我綴輯之附益戴記篇首之四言視陳淳安卿五字句禮詩尤馴雅并取朱子所釋弟子職及一二蒙訓通作一篇編其文易誦其事易行真古學之權輿矣夫

毀曹操廟詩序

夫篡逆之賊雖去之千載見其姓名猶起人惡怒廟而祀之何居山南江北道憲司巡歷至夷陵毀除冀牧曹

操廟甚快人意當塗轉凶悖炎精遂無光朱子嘗有詩
憤歎矣而斯議自掌書申屠駟發之申屠之父御史君
擊姦嫉惡有聲駟又好讀書講聞乎義理故能啓其長
為是舉也諸君子喜談而樂道之宜哉

蒼山曾氏詩評序

宋末江右之能詩者若章貢若廬陵若臨川若盱江若
清江皆有人焉所入所造雖殊而各有可取其學識則
章貢曾子實為諸詩人之冠詩評一篇乃其同鄉之士

黎希賢所輯可與朱子會鞏仲至一書相並而又發其
所未發備評諸家詩未有若是其的切周悉者也得此
不惟可以見前輩觀書之眼目抑真可以為後進之階
梯子實諱原一居寧都倉山之下三貢于鄉又以平寇
功免文解四試禮部不偶朝臣列薦授官官至承奉郎
知南昌縣詩文有集沒六十八年矣希賢名文明寧都
東韶人也天質敦厚自少攻詩其志於羽翼詩道者乎

學則序

周官三德之教一至德二敏德三孝德至德者何能知能行明誠兩盡德之極至者也敏德者何知有未徧行無不篤德之敦敏者也孝德者何百行之中莫先於孝庸德之行專務其本者也蓋知行兼該者上也二者不可得兼則篤於行而知未逮者抑其似也夫行之而不知有矣知之而不行未之有也知之而不行者未嘗真知也果知之豈有不行者哉故行而未知者雖未為至德亦可為敏德若徒知而不行雖知猶不知也是以不

得與於三德之目然所行非一端而已苟未能一一純備先務其大而有孝之一德者又其次也朱子以至德當河南程伯子敏德當司馬文正公孝德當節孝徐先生善夫莘野王德新君實事親以孝聞養生致樂送死致哀州里稱之出而在官也處而在鄉也他行悉無玷焉由孝德而達於敏德者也一日見其所述學則二篇為之驚異何也異其讀書之審析理之精也以昔者所間力行之實既如彼而今者所見致知之實又如此其

不造於至德之盛乎雖然夫子聖人也汲汲然好學之
功無終窮也君實之所得異矣不以其所已得自足進
進而未止所得遽可限量也

吳文正集卷二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吳文正集卷二十二

元 吳澄 撰

序

徐中丞文集序

御史中丞徐公伯弘父之文如穀粟之可以食桑麻之
可以衣也彼爛然紅紫之花蔚然蒼翠之草可玩而已
矣公之子守義曩從予於胄監而予及識公歿後贈資

政大夫中書右丞封平陽郡公謚文靖

吳間間宗師詩序

物之有聲而成文者樂也人之有聲而成文者詩也詩樂聲也而本乎氣天地之氣太和而聲寓於器是為極盛之樂人之氣太和而聲發乎情是為極盛之詩自古及今惟文武成康之世有二南雅頌之聲焉漢魏以後詩人多矣而成周之太和不再見其間縱或小康而詩人大率不遇身之輶軻窮愁則辭之淒涼哀怨宜也何

由而得聞治世之音乎玄教大宗師吳特進當四海一
統之時際重熙累洽之治出入禁闈晨夕清光歷仕六
朝眷渥如一一世亨嘉之會如此一身希曠之遇又如
此醺酣唐虞三代之春醲郁蓬瀛三島之馥太和之氣
貫徹於身表裏冲融居天上人間第一福德其發於聲
而為詩也韻度何如哉舊有瓢藁不啻千篇泰定二年
被旨代祠江南三神山四年還京天機天籟觸處吟詠
詩凡二百餘首曰代祠藁其徒李盤中提點將鈔諸梓

而其從子吳養浩待制請序卷端其詩如風雷振蕩如
雲霞絢爛如精金良玉如長江大河蓋其少也嘗從碩
師博綜羣籍蚤已闢闢唐宋二三大詩人之門戶况又
遭逢聖時涵泳變化其氣益昌太和磅礴可使畏壘之
民大壞可使藐姑射之物不疵聲詩特餘事耳偶然游
戲字字鳴國家之盛詣於英莖咸韶之樂固非寒陋困
悴拂鬱憤悶者之所可同也幸哉此生之在此時也盛
哉此時之有此詩也李盤中名某宣授體文翊教淵素

真人云

周栖筠詩集序

世有學術貫千載文章妙一世而詩語或不似者唐宋六七百年間有學有文而又能詩不過四五人而已茲事豈易言哉善詩者譬如釀花之蜂必渣滓盡化芳潤融液而後貯於脾者皆成蜜又如食葉之蠶必內養既熟通身明瑩而後吐於口者皆成絲非可強而為非可襲而取栖筠自少壯客遊以詩好每出一語何其似也

正而不陳腐奇而不生硬淡而不枯槁工而不靡麗觀其所作期其所到殆將梯黃杜而窺陶曹猶慊然不自足蓋其才高其思清不待苦心勞力天然而成雖得之之易而能知其難非真有悟於中不如是晚年學造乎理文進乎古則其詩之愈超也固宜

李侍讀詩序

韓子之論文謂氣盛則言之短長聲之高下皆宜夫詩與文之有資於氣也尚矣翰林侍讀學士李仲淵心易

直而氣勁健其為氣也肖其人古體五言如生在魏晉
畧不涉齊梁以下光景七言雜言翩翩游乎鍾山丞相
雪堂學士之間而無留難約之而為近體也亦然蓋其
平日淹貫古今諸名家詩芳潤熏漬乎肝脾英華含咀
乎頤輔藏蓄既富而氣之盛又足以驅役左右之俾效
供給而各職其職非若孱懦之帥擁兵百萬而拙於調
用故出乎喉吻溢乎毫端與名家詩人之態度聲響無
一不似彼肆口肆筆漫成音韻而曰詩者何能窺其彷彿

佛哉所謂言與聲之皆宜者由乎氣之盛詎不信矣夫予於仲淵之詩所以三復諷詠而不敢易視之也為識其左而歸其編

劉尚友文集序

西漢之文幾三代品其高下賈太傅司馬太史第一漢文歷八代浸敝而唐之二子興唐文歷五代復敝而宋之五子出文人稱歐蘇蓋舉先後二人言爾歐而下蘇而上老蘇曾王未易偏有所取舍也如道統之傳稱孔

孟而顏曾子思固在其中豈三子不足以紹孔而劣於
孟哉叙古文之統其必曰唐韓柳二子宋歐陽蘇曾王
蘇五子也宋遷江南百五十年諸儒孰不欲以文自名
可追配五子者誰與國初廬陵劉會孟氏突兀而起一
時氣燄震耀遠邇鄉人尊之比於歐陽其子尚友式克
嗣響夫一家二文人由漢迄今僅見眉山二蘇而尚友
之嗣會孟不忝子瞻之嗣明允嗚呼盛矣然歐實宗韓
明允乃以為非韓子之文而歐陽子之文劉與歐同鄉

而不專宗歐子亦以為非歐陽子之文而劉子之文也
明允雄渾奇峭永叔擬以荀卿直躋之周秦間子瞻長
江大河一瀉千里評者曰子瞻之文非明允之文也若
會孟之詭詭變化而尚友浩瀚演迤評者亦曰尚友之
文非會孟之文則為知言也已嗚呼百世之下有深於
文者其亦然予斯論否乎尚友之門人曾聞禮編輯其
文曰附於韓門李漢子與尚友善素喜其文辭又嘉劉
門之有南紀也是以序其卷首云

孫履常文集序

予家崇仁之極境距郡城二百里餘故於郡之名流聚會不數數孫君履常有學有行撫士之巨擘予心所敬畏者也輒十年僅一見平居聽人傳誦其詩喜之如聞韶音而猶以鮮或覩其文為欠至順壬申予至郡舊學者王遠抄錄履常之文二編約百五十篇予取而觀之明潔整嚴紆餘曲折本原混混而愈有議論袞袞而不匱蓋根茂實遂膏沃光煜韓子所謂仁義之人其言藹

如者夫文章固儒之末技然其高下興衰關係天下之氣運亦豈可易視哉予雖不能而自幼好讀先漢盛唐盛宋諸文人之辭因履常所作而幸韓歐之緒可不墜是以書於其編

遺安集序

唐宋二代之文可與六經並傳者韓文公自幼專攻古學既長人勸之舉進士始以策論詩賦試有司歐陽文忠公王丞相曾舍人蘇學士皆由時文轉為古文者也

柳刺史初年不脫時體謫官以後文乃大進老蘇亦於
中年棄其少作而趨古前進士宜黃鄒次陳悅道甫精
於時文少年魁鄉貢成科名名成而不及仕隱居講授
日從事於文若古近詩若長短句若駢儷語固時文之
支緒其工也宜餘力間作古文浸浸逼古之人蓋其才
氣優裕義理明習故文有根柢非徒長於辭而已子成
大輯其彙凡十八卷諸體畢具森然如武庫兵予為序
其首俾有志於文者觀焉

盛子淵擷藁序

子每過揚論文必之盛氏教授君以耆年碩望老於家而子淵得家學擅名東淮舍是殆無可與論斯事者矣夫文小技也子幼亦好之好讀誦好評議用力多而見功寡或發於聲不過能為今人語以達於意而已求一言之幾乎古不能也比年涿郡盧學士處道所作古詩類皆魏晉清言古文出入盤詰中字字土盆瓦釜而條有三代虎雉瑚璉之器見者能不為之改視乎今覽子

淵擷藁一二何其形制之似也蓋與盧游從也數家學
之外薰漸固有自云子淵不自是而就正於予顧予藜
羹糲食野人所共笑豈有物外奇玩如金膏水碧者哉
度不足以愜所期聊書此以開異時細論之端

金谿劉大博文集序

宋太學博士劉君之詩文僅存若干篇皆典雅溫潤明
白敷暢讀之可見其為正人習懷皎潔坦易畧無塵滓
竅崎蓋其天資超特人物偉然自宜居當世之第一流

年十七而登陸子之門二十四而入學二十九而釋褐
四十四而遽終予深惜其達之太早不得久於親師又
惜其逝之太速不得竟其務學是以所就但如是而已
其族曾孫立大收拾遺文及年譜行狀等錄之於木故
為之題辭以表予之所敬慕亦以致予之所惋惜焉爾

詩珠照乘序

古之詩或出於幽閨婦女山野小人一為采詩之官所
采以之陳於天子肆於樂官至今與雅頌合編人尊之

以為經采者豈為無功於詩哉後世不復有是官則民間有詩誰其采之廬陵郭友仁窮閭之士也以采詩自名而行四方詩有可取必采以去鋟之木而傳之人俾作詩者之姓名炳炳輝輝耀於一時譬之珠然所生之處澤媚而厓不枯固異於凡物不有人焉采之以獻則潛於深淵世無知者又烏得覩其照乘之光乎詩之不可以不遇夫采者蓋如此雖然唐之翰林工部當時有采其詩者否今五百餘歲而光燄萬丈愈久愈明又不

止如珠之照乘而已詩若二子雖不采庸何傷

吏事初基詩註序

吏事初基詩註一部四表橫浦何君之所撰述也綴五
言為詩以提大綱輯諸說為註以備衆目凡聖賢訓戒
古今禮法公私應接大小事務靡不該載經史子集律
令條例舊聞新見嘉言善行靡不援引上自帝王次而
公卿次而府史下逮庶士皆有裨益皆可遵行也其為
詩也標一句五字於上如書篇之有名詩章之有題淺

近明白雖若質俚而不可忽且易也其為註也累數十
百言於下如經解之有疏史書之有志諄復詳悉雖若
繁雜而不可厭且憚也然非徒撰述之者為難而觀覽
之者亦難故予讀之數日而後能竟於是而嘆其學之
博瞻識之周徧也其所援引其所該載雖儒流或未研
窮豈但可為吏師而已何君幼習儒壯而試吏入官初
遇之於豫章已聞其翊贊風憲之美再會之於京師又
見其耽玩經史之勤稽其撰述而昔之所見所聞猶信

抑嘗謂周興嗣以王右軍所書一千字次而韻之非有意著書立教也其間之知過必改靡恃已長心動神疲逐物意移等語雖聖賢遺論奚以尚茲何君此編特為吏事設耳而有曰道合生諸妙神凝湛一泓則浸浸乎窺闖聖賢仙佛之域吏事云乎哉予既為之作序復摘出此語以旌君所學所識云

周天與詩序

梅南周天與詩二十篇青山趙儀可所選精矣而猶曰

待刪以請於予予謂詩可選不可刪也何也自商頌逮
周文武訖陳靈皆夫子所刪自楚騷逮漢魏晉訖齊梁
皆蕭紀所選刪非聖人不能選則才士可為也韓子曰
曾經聖人手議論安敢到邵子亦云刪後更無詩刪詩
豈易言哉選之可也然靈均九章選僅存一淵明諸詩
選止留四詎可執以為定乎然則刪固不可能選亦未
易能也周君才氣情思如雷雨交作紅紫競妍森不可
遏其二十篇泰山一毫芒耳雲興泉湧日富日新予雖

老拙尚當嗣儀可為君選之

胡印之詩序

近年以來學詩者浸多往往亦有清新奇麗之作然細味深玩不過倣像他人之形影聲響以相矜耀雖不可以其人而廢其言亦不可以其言而取其人也若胡氏弘印所作則不然達意而不巧飾於言纂古而不希合於今卷端自序其志欲進於道庶幾乎可與言詩矣夫道也者天所與我已所固有也不待求諸外有志而進

進焉有見有得可立而埃非止能言而已斯志也余嘉
之故期以遠者大者而還其橐請姑置是而求其所謂
道

何敏則詩序

天時物態世事人情千變萬化無一或同感觸成詩所
謂自然之籟無其時無其態無其事無其情而想像摹
擬安排造作雖似猶非況未必似乎近代參政簡齋陳
公比之陶韋更巧更新今觀臨江何敏則句意到處清

俊絕倫蓋亦參透此機彼鈍根下品孰敢仰視點者評者一一摘抉示人矣他日不新而新不巧而巧點者莫能著一筆評者莫可措一辭是又詩之最上乘

董雲龍詩集

幼深弟出驪海獨吟一篇示余余讀之喜曰此何人也何其詩之似簡齋也讀之竟其於簡齋有未似者有近似者有酷似者於以見其其進之未已誅文一篇為其師而作殆與后山妾薄命之詩同其悲夫溫柔敦厚為

有得於詩教所從受學之師生而尊慕焉死而哀慕焉
可謂不忘本矣敦厚人也其詩之進進而未已也宜哉
吟者為誰董氏雲龍其名

空山漫藁序

予壯歲遁身巴山之陰屏人讀書一日有空山雷講師
自郡城至求大木以營構聚處談老子甚相契後屢會
每見師與人論詩羣雌孤雄聽者披靡蓋才高學廣氣
盛辭贍橫說豎說無施不可孰敢迎其鋒所謂長袖善

舞者歟師沒將三十年其徒孫周惟和攜所錄詩集過予讀之精深工緻豪健奇傑大概從杜韓中來早師趙而與趙不同晚友曾而與曾亦異與甘俱出於趙而各擅一體也師嘗註道德經及南華內篇三詩其一伎爾少業進士應舉不偶乃寄跡老氏法儒中之巨擘非道家者也師名思齊字齊賢甫空山其號云

管季璋詩序

賴之寧都宋末多有以詩名蒼山曾子其巨擘也蕭管

二姓之為詩者皆宗之予年八十四矣始得見管如圭
季璋之詩讀之驚異曰此地乃有此詩人乎蓋不尚辭
之工辭之奇而篇篇有意感今懷古今人興嘆興悲而
莫能自己由其讀書有眼目故其形於言發於聲達於
事變止乎禮義非無源之潢潦所可同也予懼夫世俗
之觀求備於其辭而不識其為至寶是以為題其卷端

李元吉詩序

廬陵郭以是博記覽工詞章予嘗許其可與議杜韓以

書介里中士李業來見有詩一表而郭為之序昔昌黎
韓子勉李翊曰養其根而莠其實加其膏而希其光仁
義之人其言藹如也今郭之所以勉業視韓之所以勉
翊若合符契業字元吉詩淡婉可愛與郭居相近志相
得游處親密漸漬長益月異而歲不同他日至而詩與
學俱進予將嘆美曰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

孫靜可詩序

孫靜可詩甚似唐人或者猶欲其似漢魏夫近體詩自

唐始學之而似唐至矣若古體詩則建安黃初之五年
四愁燕歌之七言誠為高品然制禮作樂因時所宜文
章亦然品之高其機在我不在乎古之似也杜子美唐
人也非不知漢魏之為古一變其體自成一家至今為
詩人之宗豈必似漢似魏哉然則古詩似漢魏可也必
欲似漢魏則泥此可為圓機之士道執一廢百者未足
與議也予方喜靜可之似唐詎可勸其舍故行而習新
步歟

胡助詩序

金華胡助詩如春蘭茁芽夏竹含籜露滋雨洗之餘馥馥幽媚娟娟淨好五七言古近體皆然令人愛玩之無斃頌雅風騷而降古祖漢近宗唐長句如太白子美絕句如夢得牧之此詩之上品也得與於斯者其在斯乎其在斯乎

金陵集序

鄉相王文公辭位退居留金陵其詩傳播至於今與大

江秦淮鍾阜石城同其流峙吳梓南杰自吾鄉來游於斯有詩一編曰金陵集追躡前塵非苟作者將俾臨川詩人之景響炳耀鏗錡往往為佳麗地而留與充之充之又一半山可也宗人澄書

谷口樵歌序

唐初創近體詩字必屬對偶聲必諧平仄由是詩分二體謂蕭選所載漢魏以來詩為古體而近體一名律詩善古體者詆之曰古體之律尤精也近體惡得專律之

名哉予解之曰彼所謂律非謂詩法也特以其有對偶
平仄之拘而謂之律爾若以詩法為律則二體詩各有
律近體誠不得專其名也方與客論此未竟適盱士吳
君定携其谷口樵歌至予讀之驚喜蓋於近體詩尤長
雜之李唐諸家傑作中幾莫可辨竊以比之許郢州而
穠麗工緻猶或過之但其處僻出稀相知未衆惟玄教
大宗師吳成季一見而奇之為斲木以傳者凡百餘篇
可謂有目能識寶矣予亦有取焉二人非黨同姓而偏

稱獎也尚瀟散貴豪健者不與同調乃其所習之殊而然世間至寶人人共珍予所取者公一世其所殊者私一已而已有寶在斯韞匱以待四海之內寧不再有如成季與予者乎君定名閏孫南城人也

劉復翁詩序

古之詩皆有為而作訓戒存焉非徒修飾其辭鏗鏘其聲而已是以可興可觀可羣可怨漢魏猶頗近古齊梁以後靡矣流連光景摹寫物象斂精竭神而情性之所

發意義之所託茂如也唐宋詩人如山如海其追躡風騷者固已卓然名家然有之靡益無之靡損者亦總總而是吉士多俊流或呈露於詩大率能奇能工有如劉君復翁者乎百不一二也蓋篇篇寓訓戒而不苟焉假於聲辭今見其詩而恨見之之晚也復翁軀幹雄偉志氣豪邁才可為世用而年且耆艾肥遁若將終身由是推之世之人才其沈晦於下而不獲顯庸者豈少哉噫

豐城洪先生文集序

豐溪洪先生前宋鄉貢進士皇元以儒學教授致仕給
半俸養文士之蒙恩鮮或有是自號永齋翁生端平甲
午年八十一而卒既卒之十三年其孫寄亦所刻環中
集十卷翁天資敏邁少工進士業雖時異科廢猶喜談
而不厭接人坦易和厚盎然如春晚耽邵子易學揭先
天方員圖於屋壁扁曰環中得此洗心滌慮固宜高出
物表視彼終身沒溺於利欲之海者奚翅相去萬萬哉
集中論井田論封國皆千載未明之疑而援引該博議

論瞻蔚如江漢波瀾袞袞不竭民數氣運二篇玩之再三而不忍釋焉疇昔聚會之時往往造次未嘗共評此等奧義今也撫卷太息而翁不可復作已士之勤苦每患無以傳後不獲與翁並世而觀於其文則翁所學所識大概亦可知也

黃養浩詩序

世所選諸家詩每令人手披口誦不忍釋及閱其全集則又不然雖李杜大家亦不篇篇可人意於以見詩之

不易為也獨近代簡齋陳參政集無可揀擇蓋自選之
而凡不可者不復存也樂安黃養浩有詩一帙不滿五
十題亦必自選而不以多為貴也意態聲響宛然參政
公之彷彿作詩如是可謂不苟作者矣披誦至三四因
書卷首以志吾之喜而歸其編

秀山小藁序

宋從政郎建寧府節度推官南豐鄧元實咸淳戊辰進
士元至元戊寅秋卒仕未十年年止四十七平生遺文

僅僅存此皆一時隨俗應用之作非有意傳後者然葩
華光彩至今晃耀人目亦其才思之超邁而然子既昭
既以歿諸木孫允文又以授諸人蓋欲永其傳廣其傳
也孝子慈孫之心哉

東湖集彙序

予在京師時嘗對東平申屠駟言豫章老詩人李庭桂
最工近體及至申屠氏掾江西省始與李相聚一二年
間倡和成集于喁之前後冷飄之小大此兩間奇絕之

聲孟韓聯句蘇黃賡韻迨今令人嗜之如膾炙何也兩
相值而互相發則詩亦神世謂敵手棋好觀是已子迪
駟字也庭桂之字予偶忘之人稱栖碧山人云子迪寄
示東湖集藁因為題其卷端

吳伯恭詩序

吾猶及見里中甘許謝三長者言詩而吾家周栖筠亦
以詩自好每間謝周稱吳肅伯恭之才今春留邑始獲
見其詩蓋氣質剛毅不為貧賤所移使易地而處夫豈

淫於富貴屈於威武者哉如是而為詩宜非凡流所可到而伯恭方且研經務學以培其本他日本亦深理亦明則其心聲所發理為主氣為之輔雖古之大詩人何以尚茲雖然學以充其才理以長其氣必有事焉當不但能詩而已吾其止以詩人期伯恭乎抑猶有在於詩之外者也

吳文正集卷二十二